

# 民族地区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

## ——以云南沧源县为例

吴嘉莘 熊吉安 杨红娟<sup>1</sup>

**【摘要】**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中，探究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是防贫减贫、提升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评估体系中，社会资本所占权重最大，显著影响农户生计水平；民族地区农户的各项资本逐年递增，且农户在家庭结构、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因农户致贫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为促进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稳步提升，需要做到：整合各类资源，着力提升农户社会资本；重视文化资本，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实现各村农户不同资本间的协调发展；紧密围绕“三孩生育政策”，实现由计生到生计的有效转化，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与农户生计资本提升的有效衔接。

**【关键词】** 相对贫困治理 民族地区 农户异质性 生计资本

**【中图分类号】** F327.8、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 (2022) 03-0063-11

生计资本是农户增产增收的基础，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生计资本总量与结构缺乏科学性会严重阻碍农户生计目标的实现。当前，中国扶贫工作的重心已转为缓解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成为稳定脱贫成效，防止返贫，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也是降低生计脆弱性的主要手段。<sup>1</sup>绝对贫困消除后，基于中国基本国情与发展阶段，相对贫困问题仍将持续存在，亟需把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置于突出位置。农户生计资本是农户谋生的各类资源集合，生计资本的提升与优化是治理相对贫困的关键。<sup>2</sup>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交通区位、经济基础和发展资源等方面往往都处于发展的“洼地”，发展的滞后性导致了相对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探究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的演变规律与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有利于帮助农户防贫减贫，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准靶向性策略。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制定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被广泛接受并使用。<sup>3</sup>该框架将生计资本分为金融、人力、自然、社会以及物质资本。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人们生活主要矛盾的变化，传统的各项生计资本无法全面反映人们现有的生产生活需要。<sup>4</sup>当前对于生计资本的研究较多集中在生计资本的评估体系构建、生计资本的量化、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及居住在特殊地形的农户生计资本的研究。但在民族地区，鉴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进程，农户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都独具特色，构成了具有当地民族文化以及文化物质载体的文化资本。因此，在DFID的可持续分析框架基础上，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包括自然、物质、金融、社会、人力和文化等6类资本。并且，生计资本作为可持续分析框架的核心，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需深入，尤其结合具体案例与微观数据进行研究。针对民族地区农户的生产生活实际，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发展现状与演变进行整体判断，探究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提出促进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提升的政策建议。对扩展现有研究，加强民族

---

**作者简介：**吴嘉莘，女，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熊吉安，男，云南省人民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乡村振兴研究。杨红娟，女，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资本的重构影响机理及提升策略研究——以云南为例”（项目号：72064025）；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农户生计能力持续提升的动力机制研究”（项目号：20XJA630002）；云南省万人计划“文化名家”的阶段性成果

地区基层治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及实践价值。

## 一、理论框架构建

可持续分析框架是基于农户生计，对贫困问题相关复杂要素进行整合、分析的有力工具。农户依靠自己拥有的生计资本及不同组合方式，采取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得到不同的生计结果。<sup>5</sup>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涵盖了农户在自然、物质、金融、社会、人力以及文化方面可利用的各类资源，生计资本的演变与发展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农户在客观条件上的差异程度即农户异质性，极大程度制约并决定了六类资本的基础水平与发展空间，对生计资本总量提升与结构优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异质性极大程度决定了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sup>6</sup>以及各类自然资源的禀赋程度，也是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和返贫风险的主要因素。家庭人口数是农户生计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sup>7</sup>，而不同行政村的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发展、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及社会组织情况、教育与文化发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是对该地区生计水平的整体描述。<sup>8</sup>此外，致贫原因体现着农户存在的生计短板，致贫原因不同使农户生计资本提升难度也有所差异。基于主要致贫因素的识别，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有效进行相对贫困治理。因此，需要构建农户家庭人口数、所属行政村以及主要致贫原因等异质性要素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理论框架。

### （一）模型构建

为探索农户家庭人口数、所属行政村、主要致贫原因等异质性因素对各项资本以及生计资本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capital_{it} = \alpha_0 + \alpha_1 population_{it} + \alpha_2 village_{it} + \alpha_3 cause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为农户， $t$ 为年份， $capital_{it}$ 分别代表农户的自然、物质、金融、社会、人力、文化以及生计资本值， $population_{it}$ 为家庭人口数， $village_{it}$ 表示农户所属行政村、 $cause_{it}$ 反映了农户的致贫原因。 $\alpha_0$ 为常数项， $\varepsilon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 （二）生计资本评估体系

明晰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影响的关键是对生计资本进行有效测度。科学有效的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体系，有助于更为系统、清晰地了解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与现存的生计短板，探究不同条件下农户生计资本结构与总量的发展情况，进而为相关决策部门建立促进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稳步提升的长效机制与可行路径提供科学依据，促进民族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实现民族地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 1. 评价指标选择

基于可持续分析框架，按照科学性、整体性、统筹性以及数据可得性等原则选取相关三级指标。

（1）自然资本。自然资本即农户生存或谋生所需的自然条件与资源<sup>9</sup>，农户进行生计活动所依靠的资源及服务都源于其中，包括土地、林、水、树木以及丰富的生物资源等，是与农户生计脆弱性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项资本。其中，土地作为民族地区农户最重要的自然资本，各类土地的质量和面积等因素对农户收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土地面积越大，质量越好，农户越容易依靠农业种植来获得收入，改善生计状况。本研究分别选用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林果面积以及牧草地面积来衡量农户的自然资本。

（2）物质资本。物质资本是民族地区农户维持生计与生产经营的基本设施与工具，包括道路状况、交通运输工具、安定的住处，完善的水资源、清洁的能源、生产工具、设备以及先进技术等<sup>10</sup>。对于农户而言，住房是其最重要的物质资本。住房位置、

面积等条件的差异会对农户物质资本产生显著影响。<sup>11</sup>尤其是居住在危房的农户往往难以解决最基本的安全需要，对政府帮扶资金依赖性较大，内生动力不足，进而阻碍了其他各项资本的发展。<sup>12</sup>因此，提升农户的物质资本有助于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改善区位条件、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本研究采用以下指标衡量农户的物质资本：住房面积、入户路类型、是否危房户。其中，农户入户路为泥土路赋值为0，砂石路赋值为1，硬化路赋值为2；农户居住在危房赋值为0，否则赋值为1。

(3) 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是帮助民族地区农户采取具体的生计策略进而实现生计目标的资金来源，包括农户的储蓄、收入以及可筹措的贷款或借款等<sup>13</sup>。其中，农户最主要的金融资本是其能够获得的收入，包括农作物种植收入、外出务工的工资以及其他渠道的收入来源。本研究主要从农户家庭全年四个维度的收入水平对农户的金融资本进行度量。

(4)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农户可利用的社会网络关系与社会资源，可以帮助农户增收、实现生计目标<sup>14</sup>，改善生计状况。社会资本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发展，从而降低死亡率。<sup>15</sup>对于农户来说，若家庭中有较多成员参与到社会组织中，则可以实现信息共享，获得更广泛的交流机会，进而促进就业。本研究采用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来评价民族地区农户社会资本水平。其中，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5)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主要以劳动技能、健康、教育文化等形式存在，人力资本的匮乏既是生计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又是其外在表现，因此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有助于从根本上建立可持续生计。<sup>16</sup>其中，教育水平提高可以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提升农户受教育水平对于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增加就业机会与经济收入，防止返贫具有重要作用<sup>17</sup>。本研究选取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数与人均受教育年限两项指标作为农户人力资本的评价指标。

(6) 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体现了当地居民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素养，也具备一定的经济内涵<sup>18</sup>，往往是导致生计风险产生并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一旦农户与其他社会成员相脱节，无法认识和融入先进的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并安于现状，将很难彻底脱离贫困，实现生计目标。<sup>19</sup>因此，在生计资本评估体系中增加对文化资本的考量，将是对民族地区生计资本研究的有效补充。针对民族地区，分别从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数与社区及老年人文艺队数两个维度来考察农户的文化资本水平。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体系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变量说明	指标方向
自然资本	耕地面积	农户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亩）	正向
	林地面积	农户家庭拥有的林地面积（亩）	正向
	林果面积	农户家庭拥有的林果面积（亩）	正向
	牧草地面积	农户家庭拥有的牧草地面积（亩）	正向
物质资本	住房面积	农户家庭住房面积（平方米）	正向
	入户路类型	泥土路=0；砂石路=1；硬化路=2	正向

	是否危房户	是=0; 否=1	正向
金融资本	工资性收入	农户家庭全年工资性收入（元）	正向
	生产经营性收入	农户家庭全年生产经营性收入（元）	正向
	财产性收入	农户家庭全年财产性收入（元）	正向
	转移性收入	农户家庭全年转移性收入（元）	正向
社会资本	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1; 否=0	正向
人力资本	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	该县拥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正向
	各级各类学校数	该县各级各类学校数（所）	正向
	人均受教育年限	该县人均受教育年限（年）	正向
文化资本	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数	该县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数（个）	正向
	社区及老年人文艺队数	该县社区及老年人文艺队数（个）	正向

## 2. 评价方法

全面、科学地确定各项指标权重是测度各项资本与生计资本的基础，由于生计资本是众多因素的综合反映，难以用线性组合的方式进行量化。熵值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法可以有效避免主观赋权法的局限性。<sup>20</sup>此外，当前广泛使用的熵值法未体现出数据的时序性。为弥补该弊端，本文基于全局熵值法对由时间—空间—指标构成的三维数据展开研究<sup>21</sup>，具体步骤如下：

### (1) 构建全局评价矩阵

用  $n$  个指标  $X_1, X_2, \dots, X_n$  评价  $m$  个农户在  $T$  年中的生计资本，其中每年形成一个  $X_t = (X_{ij})_{m \times n}$  的评价数据，排列  $T$  年后得到  $mT \times n$  的全局评价表，记为  $X = (X^1, X^2, \dots, X^T)'_{mT \times n} = (X_{ij})_{mT \times n}$

其中， $m=1209, n=17, T=5$ ，则  $1 \leq i \leq mT=6045, j=1, 2, 3 \dots 17$ 。

### (2) 数据标准化

采用极差法处理数据，以消除数据在各维度的差异<sup>22</sup>：

$$\text{正向指标: } X'_{ij} = \frac{X_{ij} - \min X_{ij}}{\max X_{ij} - \min X_{ij}} \times 0.9 + 0.1 \quad (1 \leq i \leq mT=6045, j=1,2,3 \cdots 17) \quad (2)$$

$$\text{负向指标: } X'_{ij} = \frac{\max X_{ij} - X_{ij}}{\max X_{ij} - \min X_{ij}} \times 0.9 + 0.1 \quad (1 \leq i \leq mT=6045, j=1,2,3 \cdots 17) \quad (3)$$

(3) 计算指标 j 下农户 i 的占比

$$f_{ij} = \frac{X'_{ij}}{\sum_{i=1}^{6045} X'_{ij}} \quad (1 \leq i \leq mT=6045, j=1,2,3 \cdots 17) \quad (4)$$

(4) 计算指标 j 的信息熵

$$e_j = -k \sum_{i=1}^{6045} f_{ij} \ln f_{ij} \quad (1 \leq i \leq mT=6045, j=1,2,3 \cdots 17) \quad (5)$$

其中 
$$k = \frac{1}{\ln mT} = \frac{1}{\ln 6045}$$

(5) 计算指标 j 的差异系数

$$g_j = 1 - e_j \quad (6)$$

(6) 计算各指标权重

$$w_j = \frac{g_j}{\sum_{j=1}^{17} g_j} \quad (7)$$

农户六类资本值为各项生计资本评估指标数据标准化后与其权重的乘积，六项资本汇总后即得到农户生计资本总量。

## 二、实证分析

### (一)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选择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沧源县），沧源县西部和南部与缅甸相接，国境线长达 147.08 公里，总面积为 2445.24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占 99.2%，辖 4 个镇、6 个乡。作为全国最大的佤族聚居县，县内佤族人口分别约占全县、全国和世界佤族人口的 85%、40%和 15%，俗称阿佤山区，是“直过民族”聚居区，2019 年正式脱贫摘帽出列。沧源县勐来乡是一个以佤族为主，傣族、拉祜族、彝族等民族聚居的乡，民族结构复杂多样。2018 年，勐来乡总人口达 14797 人，远超县内所辖其余 5 个乡，其中佤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 98%。勐来乡地处沧源县中部，乡内地势西南部高、中北部低，海拔相对高差高达

1605 米，山区面积占全乡总面积的 98%，自然环境较为恶劣，是民族地区的典型代表。课题组在沧源县调研的基础上，2015—2019 年深入勐来乡开展持续、深入的田野调查，收集 1209 个农户有关自然、物质、金融、社会、人力、文化等方面的详细信息，结合沧源县 2015—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数据。下文所有结果由 Stata 输出。

## （二）生计资本测算

根据公式（7）计算得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估的各项指标权重所示，表中可见不存在冗余指标，说明所选取的评价指标较为合理。

基于各指标权重并结合相关的标准化数据，最终得出 2015—2019 年沧源县农户生计资本总得分，如图 1 所示。沧源县农户的生计资本显著提升，生计资本值由 2015 年的 0.1864 增至 2019 年的 0.8621。尤其在 2017—2019 年的 3 年内，生计资本值大幅提升，增长速率明显加快。

具体来看，2015—2019 年沧源县农户生计资本分布情况如图 2 所示。各项资本均呈向好态势，得到稳定长久的发展。自然资本方面，沧源县农户自然资本由 2015 年的 0.0088 增至 2019 年的 0.0126，有一定的增加，但不明显。物质资本由 2015 年的 0.0657 增至 2019 年的 0.2090，农户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和物质保障水平得以提升，满足农户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金融资本由 2015 年的 0.0117 增至 2019 年的 0.0225，农户可支配收入增加，增收能力稳定增强。社会资本由 2015 年的 0.0438 增至 2019 年的 0.2563，成为涨幅最大的一项资本。随着农业经营体系变革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到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中，农户生活的归属感、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得到完善。人力资本由 2015 年的 0.0165 增至 2019 年的 0.1653，5 年内沧源县各级各类学校所数以及人均受教育年限均不断增加，农户拥有的知识、技能得以提升。文化资本由 2015 年的 0.0399 增至 2019 年的 0.1963，沧源县作为世界佤乡、心灵家园，民族文化丰富灿烂。近 5 年沧源县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与社区及老年人文艺队数目显著增长，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力度加强，为生计资本提升提供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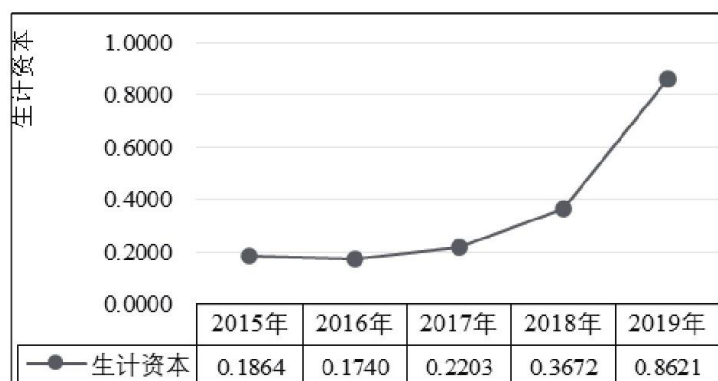


图 1 2015—2019 年沧源县农户生计资本

可见，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完成，在一系列支持政策“组合拳”的作用下，沧源县农户各项生计资本状况不断改善。但由于不同资本的初始水平和增长幅度存在差异，各项资本协调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在生计资本内部结构中，自然资本是条件、物质资本是基础、金融资本是保证、社会资本是动力、人力资本是核心、文化资本是灵魂，要兼顾好农户各项资本的齐头并进，有序推进各项资本间的协调发展。这不但有利于资本总量增加，更能打破各项资本间的转化障碍，促进生计资本向有效生计的转化。



图2 2015—2019年沧源县农户生计资本分布

### (三) 回归分析

####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选取2015—2019年沧源县农户生计资本与农户异质性方面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 (1) 被解释变量

将全局熵值法确定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LC)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指标值越大,生计资本水平越高。同理,进一步分别考察各解释变量对自然资本(NC)、物质资本(PC)、金融资本(FC)、社会资本(SC)、人力资本(HC)以及文化资本(CC)的影响。

##### (2) 解释变量

###### (1) 家庭人口数 (population)

家庭人口数是农户资源禀赋、策略选择的基础。通过对农户家庭人口数的精确识别,分析农户家庭结构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沧源县农户家庭人口数在1—10人之间,且均值约为4人,农户家庭人口数具有较大程度的异质性。

###### (2) 所属行政村 (village)

根据农户所属行政村的异质性,对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进行区别和综合考量。其中,所属行政村为勐来村的农户赋值为1,永安村赋值为2,英格村赋值为3,民良村赋值为4,曼来村赋值为5,拱弄村赋值为6,公撒村赋值为7,丁来村赋值为8,班列村赋值为9,并以此来探究农户行政村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

###### (3) 主要致贫原因 (cause)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如何做好各项政策、制度的有效衔接成为促进农户生计资本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主要致贫原因结合文献<sup>23</sup>与沧源县发展实际,分为能力丧失型、负担加重型、要素短缺型、偶然冲击型以及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型,并分别赋予从1到5的不同数值。

## 2. 数据检验

在实证分析前对数据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其中方差膨胀因子（VIF）越大，共线问题越严重。可以看出，VIF 介于 1.01—1.02 之间，均在 10 以下，平均 VIF 小于 5，即农户在家庭人口数、所属行政村以及主要致贫原因等异质性因素的数据无多重共线问题，满足进一步的分析条件<sup>24</sup>。

## 3. 回归结果

分别采用 F 检验、LM 检验以及 Hausman 检验以确定模型回归方法。其中，F 检验与 LM 检验的 P 值均为 0.0000 显著小于 0.05，Hausman 检验的 P 值为 0.6687，显著大于 0.05。综合三项检验结果可知，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

因此，基于随机效应模型检验家庭人口数、所属行政村以及主要致贫原因对农户生计资本结构的异质性影响。

（1）家庭人口数（population）。农户家庭人口对其自然资本提升呈正向影响作用，家庭人口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自然资本就增加 0.03%，农户家庭越趋向于拥有更多的耕地、林地、林果以及牧草地等生产要素。同时，家庭人口数对农户金融资本的影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家庭人口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金融资本增加 0.15%，家庭人口数对农户收入增长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此外，家庭人口数对农户人力资本及文化资本的影响也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人口数越多的家庭越倾向于人力与文化资本存量的提升。

（2）所属行政村（village）。农户所属不同的行政村对其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生计资本整体水平均存在一定影响。往往不同行政村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状况以及农户的社会关系与联系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更多的政策红利和增收效应对本地区农户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增强该地区农户间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的能力，并使各类社会组织能够对农户需求给予更及时的反馈，使农户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3）主要致贫原因（cause）。致贫原因对农户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及文化资本的影响均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对金融资本的影响作用也通过 5% 的显著性检验，即对农户自然、金融、人力以及文化资本存量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新时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户生计资本提高应重视各项政策与精准扶贫工程的有序衔接，将对农户的致贫因素识别以及基于不同的致贫因素进行精准施策放在突出重要位置。

### （四）稳健性检验

#### 1. 更换估计方法

为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分别采用 OLS 及 FE 等估计方法验证家庭人口数、所属行政村、主要致贫原因等因素的异质性对农户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对比不同回归模型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变量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基本保持稳定，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变化，表明研究结论是科学、可信的。

#### 2. 改变样本范围

将样本的研究范围从 2015—2019 年调整为 2017—2019 年，并保持基准模型及其变量不变来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调整样本范围后的实证结果所示，可以看出除个别变量如主要致贫原因等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发生变化外，其他系数变量虽在系数绝对值上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但其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基本保持不变，进一步强化了基准回归中的结果，稳健性条件得以满足。

###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可持续分析框架，结合民族地区农户的生产生活实际，从自然、物质、金融、社会、人力以及文化资本6个维度构建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评估体系。结合2015—2019年云南沧源县1209个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借助极差标准化法与全局熵值法对该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与演变趋势进行综合评价，再利用随机效应回归模型探究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的评估体系中，社会资本占比最大，对农户生计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物质、文化、人力和金融资本占比依次减少，自然资本所占权重最低。（2）研究年度内，沧源县农户的生计资本总量逐年升高，生计资本内部各分项资本也呈现出不同比例的增加，但各项资本间的协调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3）农户家庭人口数、所属行政村以及主要致贫原因异质性都对生计资本结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家庭人口数的增加有利于民族地区农户自然、金融、人力以及文化资本的提升。农户行政村异质性显著影响了农户物质、社会以及生计资本存量。此外，农户主要致贫原因对其自然、金融、人力及文化资本的提升也存在异质性影响。

针对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整合各类资源，着力提升农户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各类资本的粘接剂和传送带，一方面，要鼓励各类社会组织主动作为，积极搭建多元化的社会合作交流平台，拓宽民族地区农户的社会网络结构及其发展机制；另一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各类供销社、农技推广机构、龙头企业、农村种养大户等各类组织规范、有序发展，通过重点扶持、典型示范，扶持、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社会团体，融入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强化民主管理，重视农户的参与感及利益诉求，最大限度提高相互间的信任与互惠互利，促进社会资本健康成长。（2）重视文化资本，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一方面，针对民族地区特点，落实“传承+开发”理念，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及民族节日等，强化农户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形成“一村一品”地方特色，依托民族传统文化宝贵资源，举办乡村旅游宣传活动，发展民族特色文旅产业，充分发挥“文化+”功能，激发民族文化资本对于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及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把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尊良俗、去低俗、废恶俗，不断提高乡风文明程度。加强乡村文化活动阵地建设，广泛开展乡村文化活动。贴近群众需求，创新乡村文化产品供给，丰富文化形式。开展“戏曲进乡村”“百姓大舞台”、放映公益电影、公益演出等乡村文化活动，支持乡村文化合作社发展，培养“文艺能人”“民间艺术家”，加强村史文化建设，新建、改扩建村史馆，凝聚民心民意，推动乡村振兴。（3）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实现各村农户不同资本间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要打破不同行政村界限，整合碎片化资源，依靠产业关联、项目合作、利益联结等机制使不同行政村之间形成发展的合力。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发展水平，积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另一方面，既要注重提高各项资本，又要提高不同资本间的协调发展水平，促进不同资本间的有效转换，形成各项资本统筹发展，农户生计资本稳步提升的良性循环与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社会和谐、人人发展、乡风文明的新发展机制。（4）紧密围绕“三孩生育政策”，实现由计生到生计的有效转化。家庭的优生优育，有助于农户生计资本提升。应牢牢把握国家最新计划生育政策契机，以家庭结构优化带动生计资本的提升与优化。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与基层社区协同参与的“三孩”家庭联动帮扶机制，同步推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托育、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劳动就业、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建设，为“三孩”家庭提供物质基础、经济帮扶、教育与就业机会以及社会资源等，助力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进而为人口、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5）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与农户生计资本提升的有效衔接。借鉴与应用相对贫困治理科学成果，基于识别的农户主要致贫原因，重点关注农户存在的生计短板，狠抓落实。对不同致贫原因的农户展开分级、分类帮扶，明确靶向、量身定做，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注重“造血式”帮扶。对农户生计资本的结构优化与总量提升进行精准施策，以期为巩固脱贫成果、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助力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聚焦性、可操作性的决策依据。

#### 注释：

1 董晓林、吴以蛮、熊健：《金融服务参与方式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6期。

- 
- 2 何仁伟、李光勤、刘邵权等：《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11期。
- 3(1)郭华、杨玉香：《可持续乡村旅游生计研究综述》，《旅游学刊》2020年第9期。
- 4(2)刘格格、葛颜祥、李颖等：《生态补偿对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的DFID生计分析框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年第1期。
- 5(3)靳小怡、李成华、杜海峰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的新领域：农民工生计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1年第3期。
- 6(4)李昊、李世平、南灵：《中国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基于29篇文献的Meta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7年第7期。
- 7(5)李昌荣、傅春、校建立：《家庭特质对农村居民生计水平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 8(6)章文光、吴义熔、宫钰：《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返贫风险预测及返贫原因分析——基于2019年25省（区、市）建档立卡实地监测调研数据》，《改革》2020年第12期。
- 9(1)Vedeld P, Angeisen A, Boj J, et al., Forest environmental incomes and the rural poor, Forest Policy & Economics, Vol. 9, No. 7, pp. 869-879.
- 10(2)参见苏芳：《可持续生计：理论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 11(3)周恩毅、聂思言：《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 12(4)陈璐、黄善林：《基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贫困农户住房保障及其对策研究——以黑龙江省9县（区）3370户农户为样本》，《求是学刊》2019年第4期。
- 13(5)何仁伟、李光勤、刘邵权等：《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11期。
- 14(6)Putnam R D,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Vol. 13, 1997.
- 15(7)杨金东、胡荣：《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心理健康》，《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 16(8)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1, 1961, pp. 1-17.
- 17(1)LÓAPEZ R, VALDÉS A, Fighting Rural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New Evidence of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Demographics, and Access to 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0.
- 18(2)姜琪：《政府质量、文化资本与地区经济发展——基于数量和质量双重视角的考察》，《经济评论》2016年第2期。
- 19(3)张兵：《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发展轨迹及其趋向》，《理论学刊》2008年第4期。

---

20(4)郭军、张琛、马彪:《贫困地区脱贫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宏观质量研究》2021年第3期。

21(5)吴嘉莘、杨红娟:《中国城乡居民生计资本的时空演变及耦合协调度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11期。

22(1)李少惠、韩慧:《我国省域公共图书馆服务资源承载力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图书馆建设》2020年第5期。

23(1)王建洪、李伶俐、夏诗涵等:《制度性合作机制下贫困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与脱贫政策效应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24(2)黄天能、许进龙、谢凌凌:《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4座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自然资源学报》2021年第8期。